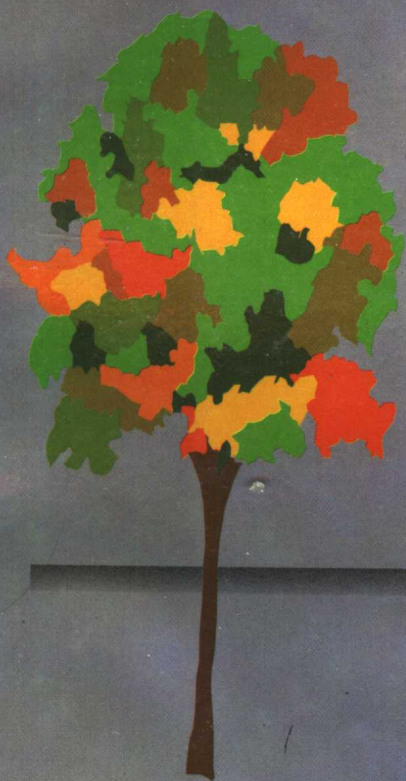


活着的证明

周佩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活
着
的
证
明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题花：陆震伟

插图：孙阿爽

活着的证明

周佩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4 字数 126,000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308-6/I·1020 定价：8.50元

1985年以来出版

散文丛书

燕泥集

芳草天涯

用心弦弹奏的乐章

暮钟

爱的渴望

情到深处

泸沽湖水色

你好，帕克

鹿回头之梦

昨天的海

都市人

不了情

女人的白夜

八十自省

秋之歌

今晚入梦

流放者

多情的远山

故乡的酒河

活着的证明

李希凡

陈慧瑛

史中兴

王西彦

李若冰

贺抒玉

王英琦

彭荆风

程乃珊

王维洲

胡廷楣

王小鹰

叶文玲

铁凝

萧乾

周玉明

赵鑫珊

李佩芝

斯好

张昆华

曹玉模

周佩红

82/6/14

1985年以来出版

散文丛书

听笛人手记

老荒集

流水集

访苏心潮

杭州001号

美在斯

半岛集

无忧树

珍珠鸟

荷上珠小集

听雪记

有星和无星的夜

生命之海

蒲公英

暖雪

心烟

曾卓

孙犁

苏晨

王蒙

罗达成

姜滇

丁宁

江波

和谷

冯骥才

忆明珠

毛锜

吴泰昌

聂波

王安忆

范若丁

舒婷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独特的散文集，共 45 篇，由三大部分的作品构成：记事抒情，蕴含着人生感受的游记；有关生活、读书、文学、艺术的随笔。这里的人、自然、偶发事件、生活中的一些片断和感受体验等等，均被女作家以人人都能掌握的最平常自然的话语方式，表现了远非人人都能想到、说出、达到的人生理解、审美感受和精神境界；她从最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开始，迈向的却是最广阔的人生。

·目 录·

A

从黄昏到清晨	1
呼喊	9
虚构	15
认识罗丹	26
梦或非梦	33
心有灵犀	40
城市的声音	49
假设的迷宫	55
空巷	62
随着灵魂回一次海上	68
旧稿	72
真实：无底的深渊	80

B

爱物	88
远去	95
宁静	99
我听到了藏歌	104
天赐	109

碎石	118
关外	120
花儿为什么这样艳	125
五味	130
翱翔	134
朝拜	139
故乡陌生地	144
神秘之地	149
遥远的温情	154

C

阳光、衣裳和心情	159
生活中的美	163
黑水	167
来去何匆匆	174
拥挤	183
一个乘客在海中	185
有一个小男孩	188
关于服饰	192
你为什么生气?	194

D

活着的证明	198
困扰一个女人的	201
我们在为什么而争取	203

为了明天的记忆	206
一本关于美丽和浪漫的书	210
《在生活 and 心灵之间》后记	213
我和《萌芽丛书》	215
我和散文	219
难度写作	222
文学的价格和价值	224
后记	227



从黄昏到清晨

她从很远的地方来。她站在我家的走廊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或者想象也不会这样真切具体。生活中这样的惊奇已经不多了。于是我感到了不同。

因为不同，一切也就呈现出迥然的意味，在我彼时的感觉和日后的回忆中。追问意义也许反而无益，而意味则不同，是可以连带景象、细节一起长驻的，如耐人咀嚼的微笑的色彩、气息、眼波的流动，生活因之才不会慢慢从我掌心滑走。

那已经是黄昏，家里人出去了，屋子里有一种暂时的幽暗和宁静。我打开走廊的灯，看那并不明亮的黄色光线像轻纱一样慢慢落到她的黑发上，肩上。黄昏总是带来雾般漫长的恍惚。她望着我，眼里露出陌生的惶惑和伤痛，仿佛受伤的兔子来到一个树洞。我赶紧移开目光。根据经验我知道不能对视下

去，那将引发滂沱大雨。

真像做梦一样。我由衷地说。她点点头。那些乱七八糟的车辆、马路、尘土就此一掠而去吧，连同旅途中不可避免的劳累和波折，所有的，统统别再来打搅她。在机场出口处，当她拖一口沉重巨大的箱子由远而近时，我的心就发出了这样的祈愿。心莫名其妙地狂跳一阵之后复归平静。在她面前应该有崭新的话题，或者我们都应该有。

她搬来一只椅子，坐在厨房门口看我择菜，炒菜。我系上围裙，戴好袖套，把脱排油烟机开得轰轰响，大声和她说话。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和她唯一的观众在说话。那时，奇特的感觉纷至沓来。

也许这正是女人命运中一个铁的事实：女人真正的观者和倾听者是女人，或她自己，或别的女人。男人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如此依靠、信赖并视为坚强支柱的男人？在关注和倾听方面，他们通常不会有这样持久的兴趣、耐性和热情。如果他们凝神了，那多半是在更重要伟大的事情已经完成或尚未来临之际。他们到野外踏青或赏花就是在这样的间隙里，那时阳光灿烂，和风拂面，没有心事，轻松愉快，万物皆备于一人。否则他们就皱紧眉头，下巴铁青，一枝接一枝抽烟，喝茶，严肃深沉地从事宏大复杂的思考。他们说，他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广阔且具挑战性的世界，很辛苦，很繁忙。他们说，对不起，我疏忽了，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他们眉宇间经常刻着

的其实是这么一句话：别来烦我！或者：为什么你不宽容？当然这是对被他们称之为爱人的女人说的。我在厨房经常听到屋里电视机频道跳来跳去，发出断续突兀的声响，那是一只不耐烦的手频频按动遥控器所致。我已习惯听到它们。我在这样的伴奏中做我琐碎的日常家务。

她的目光却很专注。她是女人，是我的朋友。我感觉到这一点反而心内不安。深情和细腻于我已是越来越遥远飘渺的奢侈品，同时也日益成为一种自我伤害和浪费。我再不敢对它们多看一眼。而我的拒绝并非我已过多地拥有了它们，遂如奶油一样难以消化。我欲远离的恰是我万分珍爱过的并永远向往的。在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根本的错误和悲哀所在，使我感动又不忍心。如果有哪一个男人爱着她，那么他该有这样的体察的心。有吗？我把一箩生菜狠狠倒入油锅，嚓的一下，两只鸟儿随即大叫起来。

她没想到走廊里还有两只那么可爱的小鸟，被关在精巧的笼子里。进门时它们悄无声息。她立起身去看。

是一对儿？叫什么？她的声音柔弱无比，暗黄的光晕仿佛承受不住。

我告诉她，那是娇凤，是一种爱情鸟——至少人们都这样说。我关上了脱排油烟机。

什么叫爱情鸟？问话幽幽地传过来，我看不到她

的表情。

就是一定得一对儿养着，厮守着，如果只剩一只的话，这一只是活不长的。

那么肯定吗？那么忠贞？这世界上还有忠贞这回事吗？她不停地问，低沉如自语，仿佛问题所向不是我，不知是什么。

厨房里水开了，蒸汽滚滚。我说，那是一定的。我为自己肯定的语气而吃惊。略略停顿之后，我让她看那只个头稍大、翠绿羽毛上缀有黑色花纹的鸟。我看见了，她说。就是那只雄鸟，原先并不是和眼前的淡蓝鸟一对，原配的雌鸟也是通体翠绿带黑纹，只是不如雄鸟漂亮，但活泼异常，经常跃到高悬的圆环上荡秋千，悠来晃去地给雄鸟看。

她在听我说。我关了煤气，忽然沉入到一种不自觉的讲述之中，记忆之中。眼前便倏然出现一道绿影，是雌鸟来回晃悠时所划出的。是我几乎忘记了的。我猛地又记起在这绿影面前我曾有过的感动和赞叹。

她在问：它们真的相爱吗？

我说真的。它们在一起交颈，用自己的嘴给对方理顺羽毛。它们有时相对凝视，再慢慢走近，紧挨在一起，不论天冷天热。

它去了哪里？她问的是那只已不存在的翠绿雌鸟。

有一天在阳台上，它用嘴抬起笼子的门，飞走

了。我说。那雌鸟的智慧和用嘴抬门时的力量，是其他鸟儿所没有的。

它不是和雄鸟相爱吗？她的发问已经令我不能忍受。

可能是因为自由比爱更重要。我觉得自己快要成为一个貌似深刻的寓言家了。道理有时是比事实更危险和不切实际的。在她从远方到来之际，我就明白这一举动后面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人被什么所推动而去行事是最为复杂的事，当你不能回避事实时，才往往用一个粗略的道理去搪塞和安慰自己。我想到“人生识字糊涂始”这句老话。我想我们的谈话应该更自然些，就像我此刻做菜一样。

自由比爱更重要。她在重复这句听上去不凡的话。可这只雄鸟就做不到，是吗？你们又给它续了弦，就这只？

我说续的第二只雌鸟已经死了。这个故事并不复杂。第二个“她”好不容易经历了从疏生到熟悉，终于也可与“他”亲热一番的时候，突然就不明不白地死了。雄鸟的反应比较漠然，一动不动地呆立，眼珠也不转动。这淡蓝雌鸟是第三个，经常自顾自，很少柔情。雄鸟已略显老态，有时也会跃上圆环，却只在那上面抖几抖，晃不起来。悠来荡去的绿影儿是再也见不着了。它们的叫声有些粗哑，谈不上清脆。它们每天叫叫，或沉默，好像很无聊。

唔，无聊。她把脸转过来，向我古怪地一笑。

小鸟儿又喧闹起来，似乎不满意别人强加的结论。不过这无关紧要。黄昏渐渐地浓重，浓重到化为黑夜似的乌有。

丈夫和儿子恰在这时回来，在我做完最后一盘菜的时候。总是这样及时。他们打开所有屋子的灯。她在明亮的灯光下就像一株不胜抵挡洪流的苇草。

十岁的儿子叫她阿姨。他喜欢有漂亮的大姐姐或阿姨来家作客，那时他会稍稍收敛起小顽童的野劲，洗干净手给客人画一幅外星人厮杀格斗的画。但这次他没有时间。他坐在饭桌旁，她的对面。

丈夫在和她寒暄。在一些空泛话题的边缘徘徊，行走得有些艰难。鸟又在走廊里叫。这样的场景已在我的生活中重复了无数次，就像每晚拨拉进嘴里的饭粒一样平常。我总是不在意地放过它们。她听到鸟叫就有些走神。这使我想起，小鸟儿其实是丈夫的宠物，他每天定时为它们添食，加水，经常清洗笼子。但我们很少在一起观察它们。

她好像更喜欢和我儿子说话。也许那更自然和令她放松。终于有了一个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打电子游戏机。魂斗罗。马戏团。可以打到第八版。打个通宵。儿子消除了羞涩，问阿姨你喜欢打哪张卡？

不，我什么卡也没有，也没有游戏机。我向别人借来打。她的声音是如水的柔波，瞬时弥漫了不大的房间。

为什么不买一个呢？儿子问。

如果我买了游戏机，就会天天打个没完，没法干别的事了。

儿子叫起来：我就盼望这样！他用请求的目光投向我和他爸爸。那是在饭后，离他上床还有一个多钟头。通常这时我们让他看课本。他望我们的时候屋子里很静。半晌，丈夫轻轻说，看在阿姨的份上，玩一会儿电游，记住，一小会儿。

儿子马上从沙发上站起身，跑出跑进地安装。他们打的是“采蘑菇”。儿子玩这个很在行，经常向屋外的我大喊：妈妈我打到第五版了！打到第七版了！不过这次他很失水准。我不明白是什么影响了他。

她打得不太熟练。熟练的是“俄罗斯方块”。当她成为那个小穆克似的人儿翻越障碍时，身子会下意识地左倾右倒或前伸，仿佛要奋力跳过去。她不时发出要了命似的嗷嗷声，十分欢快而又忘情。这时她如入无人之境。在紧张急促、充满冒险感的游戏带伴奏音乐中，儿子的童声和她优美的欢叫声混和在一起，令我听得心跳。我为什么不把这声音录下来呢？

她离去的时候是在早晨。丈夫上班，儿子上学，家又空了。儿子醒得很早——他从来都是不叫不醒的——低低地唤我。妈妈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他眼里盈满泪水。我今天不想上学了。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流下来。他要留在家里。他踮脚望望尚在熟

睡的她，说，我要呆在家里。他从来不这样的。我们从小就教育他要做一个男子汉，不准哭，不准诉苦，不准撒娇。少学那种娘娘腔！他爸爸总是厉声说。这方面儿子还算听话。父子俩同行同止。爸爸的鞋脱在哪里，儿子的鞋就紧挨在哪里。然后一同看电视，看书，等着我说一声“饭做好了”。现在，儿子伤心得想留在某一种无法说清的情境中。他和我一样感到了不同。在他逐渐变得坚硬的心里，究竟是被什么震撼而化成了纷纷扬扬的珍珠似的泪水？

我亲着儿子湿润的脸颊，轻声命令他不要哭，上学去。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坚硬的。我补充说，阿姨今天也要走的。

因为要赶车，她离去时十分匆忙，没再顾上那两只鸟。它们也屏息似地保持了沉默。那是一个刮大风的早晨。

我希望她把小鸟的故事忘了，把那虹彩一样的绿影儿也忘了，还有我儿子低抑的哭声——她说那时她在装睡，她听到了。一个刮大风的早晨也许就是一段崭新生活的开头。过去的已不必再去深究，生活永在继续，只要我们还活着

而我有时在厨房忙碌，忽然会感到一双眼睛的注视。忽然就听到她忘情的嗷嗷惊叫。这让我相信，日子并没有白白地流逝，也绝非梦境。

1993年4月